

武皇一生 生死决斗

06 可有女皇？

并非取笑，天下之主用以言女子未必是帝王，身为皇后母仪天下，何尝不是女主？况且你怎断定那女娃一定当不了皇帝？”

“胡闹，世上哪有女人当帝王的道理？”袁天罡甚是不屑。

“兄长之言差矣。”李淳风一改不羁之态，正色道，“唐尧虞舜古之明主，禅让推贤，焉知夏启家天下？齐桓晋文才略冠世，号令诸侯，焉知嬴政一统九州？即便被誉为圣人的孔仲尼，又怎料后世复有佛道两家，与儒门分庭抗礼？兄长究竟能不能断人未来，您自己心里清楚。周不知汉，魏不知晋。以前没有女皇帝，焉知后世一定不会有女子称帝之事？”

袁天罡素来谋定而动，故稍有差失便久久不能释怀，此刻听他这番高论，竟有茅塞顿开之感，不禁停下脚步，由衷叹息：“是啊！我忒迂腐，怎知后世一定无女皇？”他又想起那个女孩的脸庞，当天下之主虽属戏言，但说她有龙瞳凤颈伏羲之相，却也没什么不妥。

李淳风见他一脸痴态，扑哧一笑，不耐烦地推推他：“终者自终，始者自始，何必杞人忧天？茫茫天数苦中求，世道沧桑不自由，千千万万难算尽，不如推背去归休！铜臭俗物既已到手，今晚咱们不醉不休，来日赶赴长安，谋咱的前程吧！”

袁天罡笑道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可笑世人太痴，明明命运自在掌握，却要看相问卜。罢了，愚兄索性胡批乱写，编一部预言之书，若侥幸流传于世，糊弄一下愚昧之人倒也有趣。”

“妙哉！”李淳风乐不可支，“若兄长当真来写，小弟愿为这部书配几幅画，倒也风雅得紧。世间之事无独有偶，说不定将来真能乾坤暗合呢！千载之后，兄长若被奉为神明，小弟也能沾沾您的光啊！”

二人朗声大笑，挥鞭而去。

贞观九年五月，李渊驾崩于大安宫，终年七十一岁，谥号高祖，葬于献陵。他在宫中深居十年，虽有太上皇之名，但是对大唐政坛而言已没有分量，他的死恰如一片枯叶轻轻飘落水中，并未掀起半分涟漪。李世民并没感到多么悲痛，不过像被针轻刺一下，伤痛一瞬即逝，继而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吐谷浑战事和皇后的病情上。

西征的捷报接连传来，继曼头山之战，唐军连战连捷，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逃入沙漠，被部下砍了脑袋向唐军投降，欢呼声掩盖了李渊驾崩的噩耗。

远在长江之畔的荆州，有个人却因李渊之死而悲泣呕血，那便是时任荆州都督的应国公武士彟(yu ē)。

深秋的江陵依旧骄阳似火，武士彟

神情委顿，仰卧在榻上，粥不能进，药不能下，俨然处于弥留之际。其妻杨氏和三个女儿都守在榻边，他不发一语，望着窗外，似乎在回溯自己的一生。他固然不算一代名臣，也没有足以名垂千古的功绩，但他从并州文水县一介草民变成大唐的公爵，此等际遇古今罕有。

武士彟的父亲武华是家族的异类，立志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，奋发读书跻身仕宦，但前途不似他的梦想那么光明，虽说数十年间三易朝代，国之权柄却始终掌在关陇士族的手中。武华摸爬滚打半辈子，最终也只是洛阳的一个吏员，连小人物都算不上。几番努力皆失败，武华回到家乡，在失意中病逝，只留下几间矮房以及村北的一片山林——这是他用毕生积蓄换来的产业，也算给儿孙留下一线希望。

武华膝下四子，武士彟最小，兄弟们感情深厚。父亲留下一小片林产，他们决心凭此致富，于是兄弟分工：大哥武士稜(léng)培植林木，老三武士逸砍伐运输，武士彟生就一张巧嘴和一副和善面孔，因而游走四方贩卖木材；老二武士让朴实平庸，看守田业。数年辛勤回报颇丰，武家名下的林产越来越多，后来竟成了并州最知名的木材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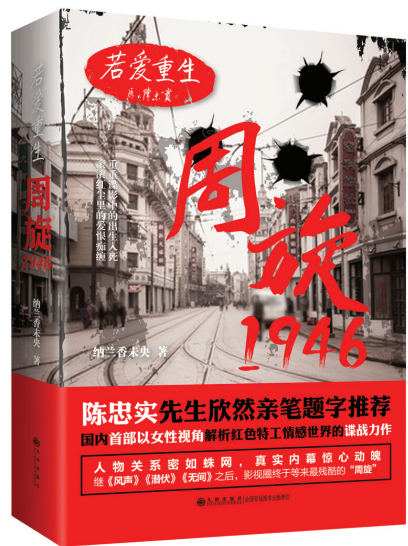
(摘自《武则天：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)

该讨的已讨来，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二人当即告辞。杨氏亲自将他们送出大门，并命阖府仆从、士兵列队恭送。二人接过马匹再揖而去，行出甚远，袁天罡苦笑：“惭愧惭愧，愚兄今日失算了。”

李淳风全不介意，拍着鼓鼓囊囊的招文袋笑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说不定兄长之言日后能成真呢！”

袁天罡脸上发烧：“莫再拿我取笑。”

李淳风见左右无人，坦言道：“小弟



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

28 彻查养女履历

想到自己和这个盟弟的半世恩怨，胡文轩的感情战胜了理智，用一些吹毛求疵的问题当众拒绝了这个人。而那个儒雅的小伙子竟像洞悉了他的心思一般，毫不争辩，微笑着离开了。

一周后，胡文轩接到戴老板秘书的电话，说有个从南京总部派来的总破译师要到上海任职。等那个穿着崭新少校军服的年轻人来到他面前时，自认沉稳的他难掩惊愕——竟然是楚天舒！

年轻的博士还是安静地笑着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

当晚，胡文轩在电话里被戴老板臭骂了一顿，后来他听说，在这之前，戴老板也被上面斥责过。胡文轩隐约感觉这个青年背景不凡，却没在他的个人资料中发现太多东西。当然，胡文轩明白军统局的行规，某些人员的背景，哪怕是对自己的直接上司也是保密的。

这种情形让胡文轩担忧，他认为楚天舒来历不凡，迟早会接替他的位置，因此格外忌惮这个年轻人，可是通过两个多月的接触，他发现，这个公子哥儿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技术人员，对权力兴趣不大，这才慢慢放下心来。

胡文轩自然不会给沁梅讲这些，只是提醒养女别太计较这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的言行，以免生出事端。

沁梅聪慧过人，当然明白养父的用意：“您就放心吧，我不招惹他，不会给

您添麻烦的！再说，我也没理由和他多见面呀？”

看着沁梅嘟着嘴的样子，胡文轩突然觉得委屈了女儿，忙夹了块排骨放到她的碗中，又转换了话题：“郭沁梅……嘿嘿，有点儿意思！好吧，郭小姐，多吃点肉，你太瘦了！”

“您又瞎琢磨什么了吧？”沁梅对他不满地瞪眼。

胡文轩用筷子作势敲了她一下：“你这个丫头，真是越大越没规矩了！我只是觉得奇怪，我才接你到身边时，你大伯伯对我说你叫沁梅，你姓什么他都不知道。你如何给自己安了个‘郭’姓？”

沁梅笑道：“大伯伯是最早抚养我的人吧？他不知道我的真实姓氏，估计我生母就没同他说过，其实我对大伯伯几乎没有印象了。这次来了上海，我就追问表叔，是否记得我生父姓什么。他说恍惚记得我的生父姓郭。”

“恍惚记得？这种说法能算数吗？傻丫头！你表叔出来多年，这种说法根本不靠谱，依我看，你还不如……”

沁梅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忙摇头道：“好了，不就是一个姓吗？无所谓呀！就是它了，我就叫郭沁梅！不姓胡，也不姓江，省得你们再打架！”

胡文轩不置可否地摇头。

沁梅心头涌起了回忆。此次从延安出发前，因为要编造假履历，她就将

自己的姓氏改成了继父的姓——郭。

走前，她特意去和继父告别。她看到继父郭清寒微喘着躺在炕上，严重的肺病已经使他骨瘦如柴，这个往昔儒雅却不失军人威严的纵队政委，如今只是一个虚弱无力的病人。

她告诉继父，自己将伪装的姓名改成了郭沁梅，她要以这种形式，真正当一次他的女儿。她听妈妈讲过郭伯伯的经历，他出生于书香门第，15岁参加革命，半生漂泊，妈妈是他的第一个妻子，但是他们没有孩子……

继父理解地笑了，说：“梅儿，你善良又感性，伯伯明白你的心！可是我也有点儿担心，此行，你要用一个女儿的心，去理解、体贴你的亲生父亲，去爱护他、帮助他。要记住，你的生父，他最不容易！”

吃过饭，胡文轩派车送沁梅回警备师宿舍。

沁梅刚走，胡文轩就将行动处处长于德飙叫到办公室里，将沁梅写下的人名、地址交给他，密令他彻查沁梅的履历。

“就从重庆开始，当然，也许会牵出别的什么……总之，审查要严格细致，她的每个落脚点，必须有三人以上的确切口供，不得出任何纰漏。”

(摘自《若爱重生·周旋1946》纳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) (本连载完，敬请关注下期连载)

“傻丫头，别再置闲气了！我是想提醒你，不要和他针尖对麦芒似的。你不了解他，天舒这个小伙子真的挺好的。”

沁梅不知道，养父的这番话源于楚天舒到上海站前经历的一番波折。

胡文轩就职军统上海站站长后，为了加强电讯方面的力量，曾经公开招聘专业人员。才回国的楚天舒前来应聘，他的条件是拔尖的，胡文轩自然一眼就相中了他，但面试的时候，他竟然发现楚天舒长得颇有几分像自己的老对手江静舟。